

株洲往事

曾经行驶在醴茶铁路上的那辆绿皮火车,不仅留给湘东百姓一种浓浓的乡愁,对我来说更是一种美好温暖的记忆。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刚参加工作,经常坐这辆火车去外面旅游看世界。沿途小站众多,它每站必停,这使它的速度显得有点慢。但坐在它那宽大的车厢内,一边随它晃悠悠地前行着,一边凭窗眺望远处那苍茫茫色,那份从容和悠闲,又何不让人感到惬意与开心?

我总爱选择在春暖花开的日子出外旅行。那时,学校每年都有个春插假。而且假期较长,大多被安排在五一前后。我最常去的地方自然是长沙和株洲这两个城市。其次还去过上海、金华、杭州、苏州、无锡、北京等几个城市。

那时正处暮春与初夏之交,大地一片欣欣向荣景象。火车咣当咣当行驶在绿色的田畴上,郁郁的山岭,翠绿的田园,农家的房前屋后都开着各种花朵,一切都是美好的。人与人之间充满了友爱和信任,每个车厢都配有一个乘务员负责检票和车内清扫工作。穿着统一的蓝色制服,头戴大檐帽,内穿白色衬衣,显出一种高雅的气质。

当时还没有手机,但收音机却已经很普遍了。车上的乘客一般都随身带收音机。旅途中,他们一边收听新闻、音乐与曲艺节目,一边与周围熟悉或不熟悉的人聊天。那种彼此友好的温情画面,又怎不让人为之眷恋?那时每节车厢都装有一个小广播,广播里一路播放着相声或旋律优美的音乐,让人听了心情愉快。我就是因为经常搭乘这趟车而了解和熟悉了马季、赵炎等知名相声演员。那时,车厢广播里常播放的相声节目有《宇宙牌香烟》《五官争功》等。而一些喜欢读书报的乘客,总会随身带着一本书或一本杂志,或《株洲日报》《文萃报》之类的报纸。

最难忘的是1988年,我暑假乘坐这趟火车去外地,当时,妻已怀上了女儿。那次我们想先搭火车去长沙,然后再转车去岳阳看洞庭湖,那是我与我妻第一次坐这趟车出外旅游。

天幕蓝宝石般晶莹,星光在深邃的天空迷离地闪烁。列车在夜色笼罩下的无边原野上奔驰。妻子斜靠在我肩上,渐渐进入了梦乡。我没丝毫倦意,看着窗外的景色。妻子突然变得有些不舒服,接着往窗外吐了几口。我问她怎么了?她说很难受。

正当我感到惶恐时,身边坐着的一位四十来岁、面容姣好的中年女人连忙欠了欠身子,十分和善地对我说:“别紧张,让我来看看吧怎么回事。”

说完,她拉过我妻子的手托在手上,替我妻子把了会脉,又十分仔细地询问了妻子许多问题,便很释然地对我妻子说,没啥要紧的,只是妊娠反应而已。随后替我妻子按摩了一会身上的几个部位,让她斜靠在我大腿上躺会儿。她还嘱咐我妻子饮食上应注意少食多餐,不要吃得太油腻,多吃鸡蛋、奶、水果。

乘务员知道妻子的情况后,马上过来对她说了些关切的话,送来了一杯温水,随后又说要将我们带到餐厅去,方便我们好好休息。

我谢绝了她一番好意,其中有个男乘客,随手从身上掏出一盒清凉油递给我,吩咐我将它擦在妻子的额头与太阳穴上,再替她揉会。我弄了些涂在她额上,手忙脚乱地替她揉着。由于手很笨,弄得妻子很难受。身边的女大夫马上支开我,专业地替我妻子揉了会儿。不一会,妻子便感到轻松了许多,谢了谢大家后,再次进入梦乡……

绿皮火车仍在无边的原野上奔驰,那一趟奔驰在湘东大地上的绿皮火车,让我内心充满了温暖。那一群古道热肠的善良人,让我内心深受感动……

2014年,由于途经攸县的另一条名叫衡吉茶的铁路投入运营,致使醴茶铁路停止了客运业务。于是,那辆在湘东这片古老大地上奔驰了四十多个年头的绿皮火车退出了人们的视线。听到这消息,我和妻子都很失落惆怅。

醴茶铁路绿皮火车停运后的几年间,我常和妻子一块念叨它能否恢复运营。好几次,我们竟都不约而同地悄悄来到攸县老火车站闲逛。看着静躺在长满野草的路基上的冰凉铁轨与夕阳下的老火车站,我们心头涌起了无限的酸楚。我们的思念像铁轨一般漫长,我们都忘不了当年坐绿皮火车时所经历过的那段温情故事。

再后来,衡茶吉铁路开通了攸县去株洲与长沙的业务。为了纪念我们初恋的那份情感,更为了缅怀往事,追念当年让我们感到的暖心一幕,我和妻特意跑到新修的攸县火车站去坐了一次由攸县绕行衡阳前往株洲与长沙的火车。但等到上车后,我们才发现这开往株洲和长沙的火车并非我们当年所乘的那趟,一种物是人非的失落感又爬上我们心头,这让我们的心更感到沉重……然而一切又可以理解,毕竟那么多年过去了,一切都在变。

2020年6月30日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这一天,在湘东老区二百万民众的千呼万唤中,沉寂了长达六年之久的醴茶铁路终于迎来了新生,又恢复了客运。那一天,当那辆在我们视野中消失了多年的绿皮火车,背负着老区人民那如海般深广的不舍情怀,喘着粗气,从岁月隧道的那头向我们缓缓驶来,重新出现在我们的视野时,多少湘东父老为之激动不已啊!那天,我和妻子为了重温往事,唤起对岁月的美好记忆,还特意买了车票,登上了恢复通车后首趟由茶陵发出,经攸县而开往株洲与长沙的火车呢!

啊,那辆碾过岁月的冰河,永远奔驰在湘东这片古老而温情土地上的绿皮火车……我永远无法忘怀!

奔驰在湘东大地上的

绿皮火车

尹运中

衡州知府张奇勳作 康熙十年《炎陵志》载有鉴定、校阅、主修、纂著人等信息的扫描页面。黄春平 提供

株洲文脉

首部《炎陵志》与康熙七年御祭

黄春平

前不久,一部几乎绝迹人间的康熙十年(1671年)《炎陵志》扫描本出现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之国家典籍博物馆”,使“藏在深闺人未识”甚至后人闻所未闻的、由清宗人府府丞加一级高珩鉴定、郃县(今炎陵县)贡生罗士彝纂著的首部《炎陵志》(非县志)得以重见天日。

三百多年后重见天日

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康熙十年《炎陵志》不为世人所知,包括清代以来编纂的《郃县志》《炎陵志》和1994、2019、2020年先后出版的《郃县志》《炎帝陵志》《炎陵县志》在内的文献资料都没有提及,只有罗士彝纂《炎陵述古》之说,且大多称“此书早佚”。

如道光八年(1828)王开坪纂《炎陵志》,时任郃县令钱道宽在序言中写道:“炎陵志,附见邑乘。寥寥数篇,不足以备观览。邑人罗士彝曾为《述古》一书,字句佚。”道光十八年(1838)《炎陵志》在“例言”中称“郃邑先有罗明经士彝撰《炎陵述古》一篇,久已散佚。”

同治十二年(1873)《郃县志》在“人物”卷对罗士彝的介绍也只有“罗士彝,字鼎铨,康熙辛亥,以岁贡任郃县教谕兼署县印……《鹿坡山志》皆其遗稿也……”等相关文字。

1994年中国社出版社出版的《郃县志》称:“康熙初,县人罗士彝撰有《炎陵述古》……康熙六十年(1721),教谕彭之巽感于《炎陵述古》散失,编成《炎陵初志》四卷。”2020年方志出版社出版的《炎陵县志》(记事下限2014年)载:“康熙初,县人罗士彝撰有《炎陵述古》,此书早佚。”

2019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炎帝陵志》,在“大事记”中罗列了自西汉至2016年的大事,只有“康熙初,邑人罗士彝撰《炎陵述古》”的记述,也没有康熙十年《炎陵志》之说。

这次中国国家图书馆罗士彝纂康熙十年《炎陵志》扫描本的出现,既可以确定这部《炎陵志》是在近期才重现于世的,也足以证明炎帝陵在古代(清代)只有四部志书。其中,康熙十年《炎陵志》(一卷)为历史上的首部炎帝陵志,其他三部分别是康熙六十年彭之巽纂《炎陵初志》(四卷),道光八年王开坪纂《炎陵志》(八卷),道光十八年郃县县令俞昌会主持重修《炎陵志》(十卷)。

罗士彝为御祭作《炎陵述古》

罗士彝,字鼎铨,郃县人。康熙十年,以岁贡任郃县教谕兼署县印。同治十二年《郃县志》之《人物卷》,称其著书颇多,其中有《炎陵述古》,《艺文卷》收录有其《上征南将军进取方略书》(上征南将军抚剿机宜书)。罗还是康熙九年版《郃县志》编纂者之一。

《炎陵述古》,实乃罗士彝为康熙七年(1668)朝廷御祭炎帝陵而作。依笔者理解

和现在的说法,《炎陵述古》就是衡州府、郃县专为御祭官高珩一行来郃祭祀而撰写的关于炎帝、炎帝陵、炎帝陵祭祀规制、炎帝陵风物的情况介绍,算不得严格意义上的志书。

清代承继前朝惯例御祭炎帝陵。顺治八年(1651)八月,皇帝遣侍读学士白允谦致祭炎帝神农氏,并立祭文碑于“陵庙前廊”,但因“时山乡未靖,望祭于衡州江东岸,未尝亲至炎陵”(《郃县志》)。也就是说,顺治八年的御祭炎帝陵,御祭官没有亲临郃县祭祀,而是隔江“望祭”。

康熙七年夏,宗人府府丞加一级高珩奉旨致祭炎陵。对于此次御祭背景和行程,罗士彝在《为上大师相宗人府高念东夫子撰立戴德碑记》中云:“皇上登极之六年,亲理庶政,大赦天下。遣官致祭,以历代帝王陵寝为首务,示钦崇大典,道法同也。越明年戊申春,宗人府高大师相銜命,梯山航水,三越月,得抵我郃,以祭于炎帝之陵。”也就是说,康熙七年御祭是清朝皇帝第一次遣官在郃县祭祀炎帝陵。

高珩(1612—1697),山东淄川人,始祖高全十世孙,字慈佩,号念东,晚号紫霞道人。明崇禎十六年(1643)进士。顺治朝授秘书院检讨,升国子监祭酒,后晋宗人府府丞、吏部左侍郎、刑部左侍郎。“宗人府”是中国明清时期管理皇家宗室事务的机构。

对于这次朝廷祭祀,衡州府、郃县非常重视,不敢有丝毫怠慢和闪失。因近世兵燹频仍,典籍多毁于战火,故老凋零难寻,欲求能述先代功业,启后世明鉴者,几如凤鸟祥瑞、河图神迹般渺不可得,“虑恐祭毕,问及山川始论、民物、风景,愧无应对。”于是,罗士彝“作《炎陵述古》一册,略呈大概,预献当事。”

对于《炎陵述古》的问世,郃县教谕田弘恕在《炎陵志序》说得比较清楚:“庠友罗于鼎铨,年少负奇,屡建词坛余忝,旷览衡岳潇湘之胜,读九丘八索之书,于是取神农氏之本纪,增其疏略,补其缺遗,杂采方谣稗乘之言,归集编摩,真洋洋册中之巨观也。”这就是《炎陵述古》的由来。

从《炎陵述古》到《炎陵志》

康熙七年六月十六日,高珩奉旨从京城出发,跨越千山万水历时三个多月来到郃县致祭炎帝陵。衡州知府张奇勳、郃县李朝事等陪祭。高珩下车就问炎帝陵的由来,罗士彝便执新纂《炎陵述古》进呈,“先生不胜击节赞赏,并嘱其速付剞劂,以公海内知己之遇。”高珩对罗士彝之举倍加赞赏。

高珩在郃期间,还寓居罗士彝家庙,并以《致祭炎陵寓居罗祠》为题赠诗一首,深加勉励:“三湘不尽有天涯,宿德祠旁系汉槎。乱后井墟无大木,春来俎豆有神鸦。一门宗法关王政,百代书香见故家。圣世显扬努力在,齐驱江右旧诗华。”受此鼓励,罗士彝倍感欣慰,攒劲精心编纂炎帝陵志。此后,罗士彝以《炎陵述古》一书为底本,在近

三年时间里数易其稿并先后以书名《鹿坡山志》《炎陵志略》呈送州县,最后定稿刻印出版《炎陵志》。

罗士彝在《〈鹿坡山志〉序后》中曰:将祭祀队伍送至江畔,“复承两府面命,欲生搜罗遗书,汇集往事,以充全志”,依此可见《炎陵述古》引起了州县两府的重视,命罗士彝做更全面的搜集整理。罗即在《炎陵述古》的基础上编写了新稿《鹿坡山志》。

尔后,罗士彝对《鹿坡山志》进一步打磨完善,再以《炎陵志略》为名呈衡州知府张奇勳作序。张奇勳在《炎陵志序》中曰:“嗣后罗生执稿来,呈新纂《炎陵志略》一书,从中引经据传,颇为缜密。遍搜外史纪鉴,斟酌的曲仪礼,亦复到切。”躬亲履问之余,不忍以藐藐其瞻,仍听理没,当囑赴投,给发刊录。”但张自述因公务辗转,《炎陵志略》刻板印刷之事竟延宕近三年。康熙十年,罗士彝再请张奇勳作序,张遂撰《序》付诸剞劂。至此,《炎陵志略》已更名为《炎陵志》并得以出版。

康熙十年《炎陵志》署宗人府高大师相鉴定,衡州府知府张奇勳校阅,新任衡州府知府佟国瑞主修,炎陵贡生罗士彝纂著。

全志设《序》(田弘恕序、张奇勳序),后有《小引》《志辨》《总记》(炎陵八景、神农氏说、炎帝称说、神农像说、炎帝纪姓、炎帝纪宗、炎帝纪统、炎帝纪官、炎帝纪乐、创造之制、德化之教、派衍之别、疑冢之疏、陵殿之图、物产之异、灵应之奇、神感之迹);《祭礼》(注、陈设行礼之图、祭仪、祭器、祭牲、祭品、祭典、祭词);以及《御祭文》《附编》(重修炎帝庙碑记、为上大师相宗人府高念东夫子撰立戴德碑记、《鹿坡山志》序后);《诗咏》(诗十九首)《附记》等篇目,全书六十四个页面,共约一万一千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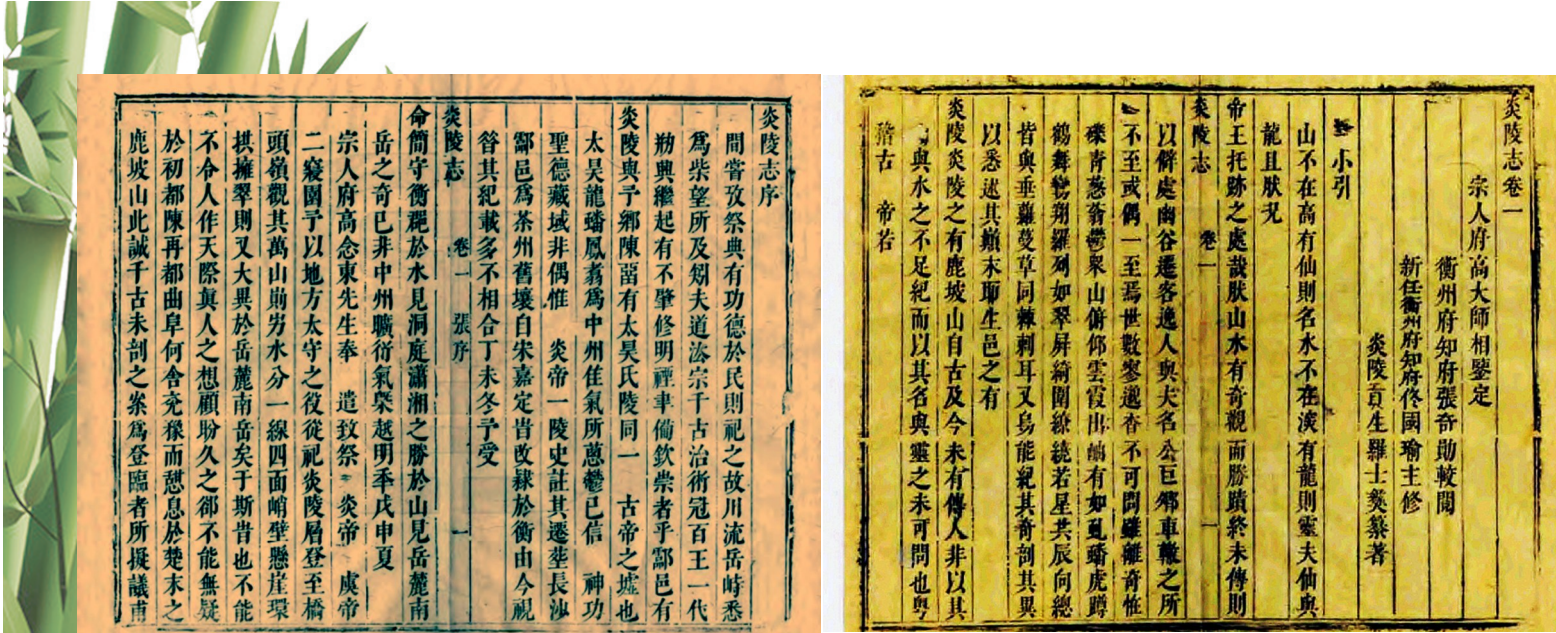
《田弘恕序》《张奇勳序》《〈鹿坡山志〉序后》,详细记述了《炎陵志》的编纂过程;《炎陵八景》具体介绍了流传至今的炎帝陵及周边的八大景观,即味草清风、洞箫空明、异树飞香、鹿禽和叶、云秋雨霏、沙间游鱼、杨柳春芳、虬张古木;《御祭文》选录明清御祭文六篇,其中明朝五篇、清朝一篇即康熙七年祭文。

在汗牛充栋的中国古籍中,三百五十四年前由郃县贡生编纂的《炎陵志》能收入国家图书馆(京师图书馆)并珍藏至今,应该与二品官高珩在清朝廷的影响力,以及高珩领旨亲临郃县祭祖、担任《炎陵志》鉴定人有很大关系。其重见天日,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附:清圣祖康熙七年(1668)告亲政致祭文

维康熙七年,岁次戊申,六月戊辰朔,越祭日庚辰,皇帝遣宗人府府丞加一级高珩,致祭于炎帝神农氏曰:自古帝王,继天立极,功德并隆,治统道统,昭垂奕世。朕受天眷命,绍膺丕基,庶政方亲,前徽是景,明禋大典,亟宜肇修,敬遣专官,代将牲帛,爰昭殷荐之忱,率备钦崇之礼。伏惟恪敬,尚其肇享。

(作者系炎陵县炎帝文化研究会理事)



衡州知府张奇勳作 康熙十年《炎陵志》载有鉴定、校阅、主修、纂著人等信息的扫描页面。黄春平 提供

株洲文脉



制图/王呈

下列证件 声明作废

· 石峰区委社会工作部工会委员会遗失 J5520012007401 号开户许可证正本
· 株洲市迁顺建筑服务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
· 胡美华遗失湘财通字 (2022) 5257548091 号湖南省非税收入电子缴费收据,金额2150 元
· 攸县谭桥街道东联社区经济合作社遗失 J5522001227401 号开户许可证正本

广告接待热线

28835396